

为什么看不到陈明哲了？

——评《学术创业：动态竞争理论从无到有的历程》

□ 贾良定^①

摘 要：2011 年笔者读到了陈明哲老师 1996 年 AMR 的最佳论文的早期版本，早期版本虽短，但满篇“充满陈明哲”，1996 年最佳论文虽丰满，但“看不到陈明哲了”。本评论试图回答笔者的多年困惑——“为什么看不到陈明哲了？”陈老师的学术创业主要是“差异式”，换个视角，从“企业—企业”这一成对参照系来看竞争，竞争是“企业间一对一的竞争行动与回应”，得出与现有理论有很大差别的知识。学术创业是一个从个体学者到小范围学术团体，再到整个学术社区的对话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创业主体通过唤醒他人的修辞，使团队直到社区产生对其理论的认同感。差异式创业可能更加需要完善修辞，以使对话过程顺利跃迁。所以，当初“看不到陈明哲了”是为了将来更好地看到。陈老师的学术创业历程对科学哲学也有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学术创业；差异式；对话过程

2011 年笔者去圣安东尼奥参加 AOM，会后第一次参加陈明哲老师创建的华人管理学者社群（Chinese Management Scholars' Community, CMSC）。虽然多年前读过陈明哲老师 1996 年的 AMR 最佳论文，但那次聚会是第一次读这篇论文的 19 页的早期版本。听陈老师讲，这个早期版本投稿 1991 年 AOM 会议被拒。在一个小范围的会议讨论中，这篇文章不受欢迎，甚至得到了“刻薄的”批评，以至于陈老师花两个小时开车去其他小镇上平复情绪（Chen, 2010）。经过数年修改，这篇论文在 1996 年 AMR 上发表，篇幅是原来的两倍甚至三倍。在这次社群聚会上，笔者问了一个问题，陈老师可能还记得。笔者说，“在读这 19 页纸时，我看到的全是陈明哲，而在读这 35 页 AMR 论文时，我看不到陈明哲了。为什么看不到陈明哲了？”

陈老师似乎没有回答或者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也许回答了我没有记住。现在来读陈老师的《学术创业：动态竞争理论从无到有的历程》一文，似乎有了答案。这个小小评论，就从“为什么看不到陈明哲了？”这个困惑开始。

^① 贾良定 (Jldylzs@nju.edu.cn)，南京大学商学院。

一、差异式的学术创业

知识创造得从“新”字开始，所以 Whetten 把“what's new”作为科学研究的理论贡献评价之首（Whetten, 1989）。知识创造基本有三种方式，演进式（evolution）、差异式（differentiation）和拼图式（bricolage）（Boxenbaum & Rouleau, 2011）。演进式是被广泛接受的一种方式，通过试错，知识日益精确地揭示客观世界；差异式认为看待世界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参照系，不同的参考系或视角看到的世界会不同，从而所得到的知识也不同；作为一种后现代的方法，拼图式逐渐盛行，通过整合可得的元素来表达客观世界，这些可得的元素可能来自不同学科、实践，甚至社会情境。三种方式其“新”有所不同：演进式的“新”，指对既有知识来说，其更加精确；差异式的“新”，指换了看待世界的参照系或视角，得出不同的知识；拼图式的“新”，指就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情境的现实，用现成元素组合成能够响应该现实的知识。

陈老师的学术创业主要是“差异式”，换个参照系来看“竞争”。如果说现有的理论从组织生态、产业、企业等参照系来看的话，那么陈老师从“企业—企业”这一成对（dyadic）参照系来看竞争，竞争是“企业间一对一（dyad）的竞争行动与回应”，是动态的和相对的。换个参照系，得出的知识和现有的理论有很大差别。陈老师详细比较了与波特的竞争分析之间在思维观点、假设前提、理论分析、企业关系、竞争优势等诸多方面的大差别。

二、学术创业是一场多层次的对话

学术创业是一个从个体学者到小范围学术团体，再到整个学术社区的对话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创业主体通过唤醒他人的修辞，使团队直到社区产生对其理论的认同感。理论，从最初的状态——个人“体验”，经过跨层面对话，成为整个学术社区公有化的最终状态——知识“规范”。如图 1 所示，个体、团体和社区层面分别有相应的对话体系；每个层面最后一个对话行为连接着两个不同层面的对话体系。

思索是学术创业的起点，是个体层面的对话。在这个阶段，新理论的思想逐渐成形但仍然停留在个体学者思辨阶段，是个体学者脑中的思想实验。具体包括体验、搜寻和表达三类个体层面的对话活动。

整合是团体层面的对话，个体将新理论表达后，将理论在多主体间讨论并融合多人观点的行为。与个体层面对话不同的是，整合是理论提出者通过对话活动，构建出认同新理论的小团体（学术团体通常由创业者的同事、学生和期刊评审等构成，陈明哲称之为“平台”），并通过唤醒性修辞达成团体成员对新理论的认同。具体包括讨论、说服和合理化等行为。

辩证是社区层面的对话行为，表现为相关学者对新理论的检验、完善并最终使理论成为学术社区的规范性知识。这一过程通常要经历漫长的岁月。经过学术社区内的长期对话，理论作为规范成为一定时空内的理论体系，主要表现为被学界公认的知识或被写入教材等。

事实上，每位学者都在进行学术创业，发展自己的理论。但大多数停留在个体自我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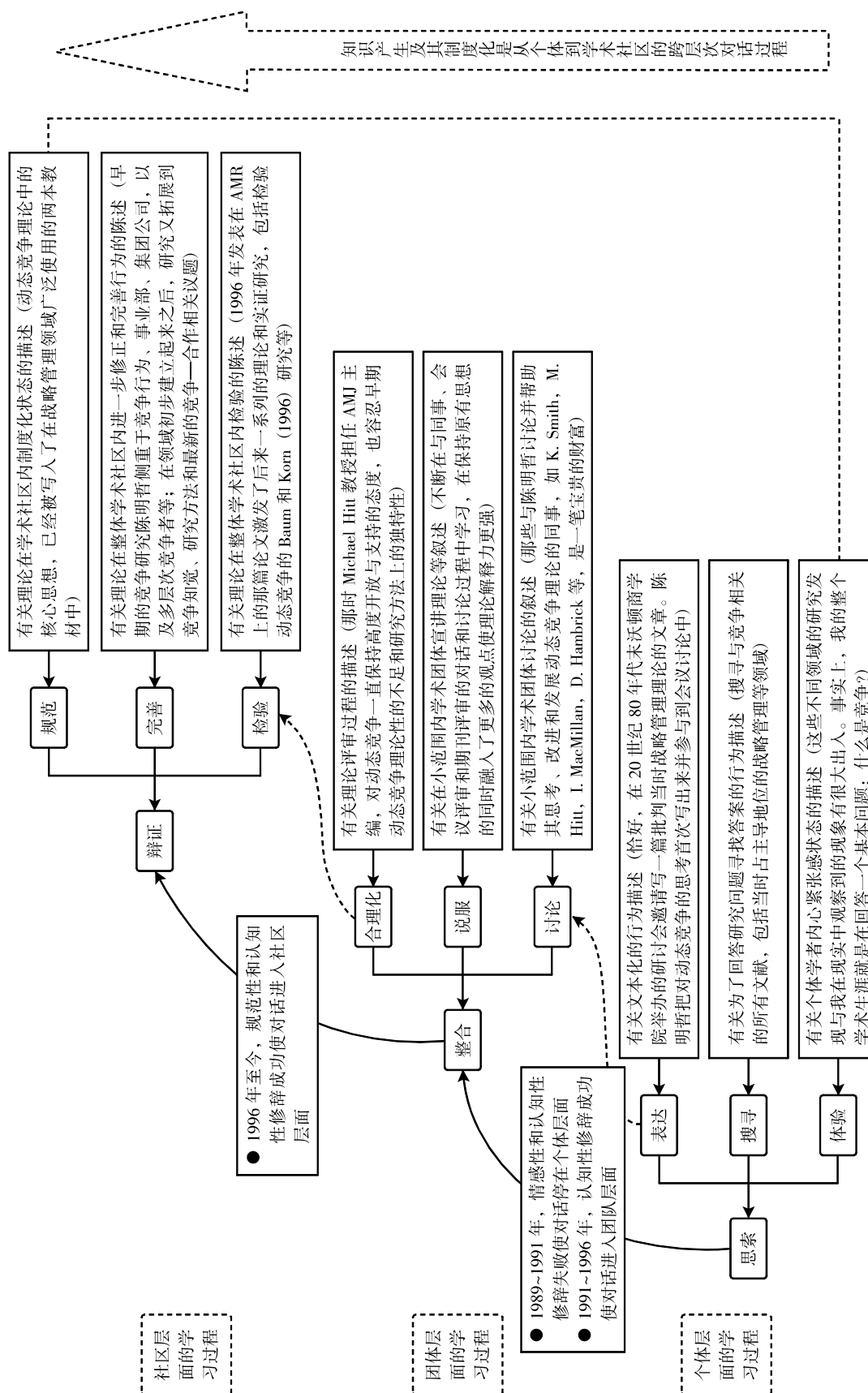


图 1 动态竞争理论产生及其制度化的对话过程（改编自贾良定等，2015）

或者小范围的交流之中，并没有得到更大范围甚至学术社区的认可。为什么？对话过程中的修辞非常重要。修辞是指在说服他人产生行为过程中所使用的一类工具及手段的总和，知识扩散过程实际上是不断唤起他人情感修辞（pathos）、认知修辞（logos）和价值修辞（ethos）的结果（Green, 2004）。能够唤起他人对自己理论的三类修辞越多，则其扩散的速度越快、范围越广、制度化程度越强，反之，扩散过程则停留在修辞唤起失败之中。情感性修辞指在说服过程中引起他人情绪上的共鸣，通过诉诸他人的兴趣、兴奋感等初始反应达成共识；认知性修辞指在说服过程中基于理性计算引起他人共鸣，通过诉诸基于逻辑、效用等理性判断达成共识；规范性修辞指在说服过程中基于社会规范和习俗等引起他人共鸣，将新理论与更大范围内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达成共识。

1989~1991 年，修辞失败使对话停在个体层面。情感性修辞唤醒失败如“理论得到的最初反馈意见太过刻薄了”（Chen, 2009），认知性修辞唤醒失败如 1991 年管理学年会投稿后，被拒绝。1991~1996 年，修辞成功使对话进入团队层面，认知性修辞唤醒成功，如 1992 年管理学年会投稿后被接受，1993 年 5 月 18 日 TIMS 报告论文，1994 年 6 月 14 日《组织科学》期刊专刊讨论会接受论文并受邀报告，同时情感性修辞唤醒也很成功，陈老师“把战略管理其他领域的一些顶尖学者都拉到我的‘平台’来，成为动态竞争研究的合作者或支持者。例如，Ian MacMillan 是研究创业的先驱学者，Don Hambrick 是高层管理团队理论的创始人，我的导师 Ken Smith 后来是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杂志的主编，而 Danny Miller 则是研究组织

理论和战略管理的顶尖学者”。1996 年至今，修辞成功使对话进入社区层面，规范性和认知性修辞唤醒成功，如 1997 年获得 AMR 最佳论文奖，该理论在 1990 年到 1999 年间在所有的管理学者中排进了前五名（Chen, 2009），动态竞争理论的思想也被写进战略管理领域两本代表性教材（Hitt et al., 2007; Peng, 2006）。

陈明哲老师的学术创业主要是“差异式”。与演进式和拼图式不同的是，差异式更换视角或参照系来看世界，可能挑战已有理论的假设及其内涵，这很可能导致“不可通约”。所以，陈老师初期的情感性修辞唤醒和认知性修辞唤醒都失败了。后来陈老师改进了修辞方式。比如，动态竞争理论在 1996 年之前并不提“动态”，而是用“互动”（interaction）、“对抗”（rivalry）或“交手”（engagement）来替代。

从对话角度来看陈老师的学术创业，笔者有点理解“为什么看不到陈明哲了？”，尤其是对“差异式”学术创业者来说，选择“曲求”，选择“鸭子划水、迂回前进”，并在此过程中，“做（找）到自己，顺性（势）而为，不硬攻、不强取，比实力、看成果”，可能事半功倍。“看不到陈明哲了”是暂时的，“看不到”是为了更好地“看到”。

三、需要什么样的科学哲学？

近几年笔者有一个困惑：我们要不要进行科学哲学的革命？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科学哲学？笔者也发现不少人有这样的困惑。

不论是柏拉图的实在论（“人类赋予同一名称的同一类事物，都具有共同的‘形式’，人类知觉的个别事物，不过是这些‘形式’不完整

的复制品而已”（黄光国，2013）），还是亚里士多德的经验论（“事物的‘共相’是存在于事物之中，而不是以‘形式’或‘理念’的方式存在于事物之外；只有感官所感受到的经验才是实在的”（黄光国，2013）），以及后来的康德的纯粹理性、维特根斯坦的世界的事实与语言的命题的镜像关系、波普尔的证伪思想、库恩的科学范式与解难题的常规科学、拉卡托斯的包含内核与保护层的科学纲领，这些科学主义都告诉我们：绝对、纯粹、理想，是科学的基础和前提；相对、权变、情境，产生不了真正科学。

渐渐地，笔者发现这种科学哲学存在着霸权。如果世界存在一个永恒的理念（实在论）或共相（经验论）（康德、维特根斯坦、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等都沿此传统而下）的话，那么后来者能够做出什么贡献？大家也发现，我们的科学研究在追随西方，没有什么真正新的“理念”或“共相”的贡献（Tsui, 2009; Jia, You & Du, 2012）。这是自然的，这种科学哲学决定了是这样的。因为世间的差异不过是“理念”或“共相”的不同表现而已。我们如何才能走出一条新路呢？需要一种新的科学哲学来指导吗？现在国内社会科学界，大家困惑。工商管理群体还不断地开展讨论。有学者还呐喊出：“我不甘心这样活着！”这声呐喊，正是

怀疑我们的存在。也许如果我们坚持既有的科学哲学，那么我们就像孙悟空，再怎么腾云驾雾，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Roy Bhaskar 的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向前进了一步，他在“事实”（factuality）和“实在”（reality）之间加入一个“真实”（actuality）。这一增加使得“世界的事实与语言的命题”不再是镜像关系，这给不同情境增加了发现和构造“实在”的可能。我们观察和体验到的世界是“事实”，但这并非全部，还有我们没有观察和体验到的，观察体验到的和没有观察体验到的在一起，形成世界的真实。“实在”是对“真实”的反映，而并非仅仅是对“事实”的反映。读陈明哲老师的学术创业历程，又有新得。事实上，“实在”也有已经存在的和还不存在的。

我们可以把“世界的事实”分为两部分，把“知识的实在”分为两部分，如图 2 所示，形成四个象限。在已被观察体验到的事实上得出已被认识到的知识，这是“纯复制性”研究。在已被观察体验到的事实上发展出未被认识到的知识，这一知识的解释和/或预测功效胜过现有的知识，这是“竞争性”研究。在未被观察体验到的事实上得出已被认识到的知识，这是“拓展性”研究。在未被观察体验到的事实上发展出未被认识到的知识，这是“差异性”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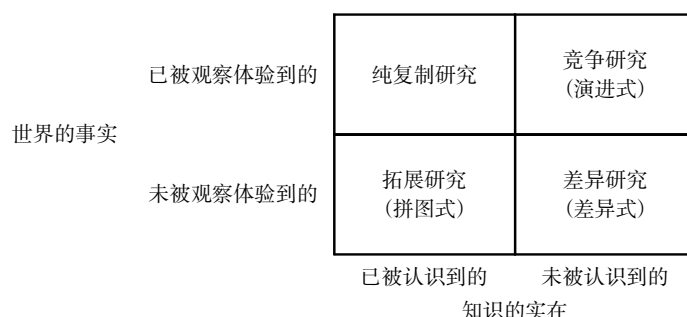


图 2 新科学哲学的构想

这种科学哲学构想使得后来者不一定在知识的创造上处于劣势，这要看后来者的所处“世界的事实”特征及其自身已有“知识的实在”特征，与在位者或领先者的差异性。如果两方面差异性都很大，那么，后来者在知识的创造上有优势，因为后来者更可能处于未被在位者观察体验到的“事实”之中，更有可能产生未被认识到的知识。这样的后来者更可能采取差异式的学术创业之路。这种创业之路要想成功，陈明哲老师的历程，值得认真学习和借鉴。

如今中国大地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实践和变革，存在着大量在位者（西方）未曾观察体验到的事实，另外，中华文化对自己、他人和世界的理解与在位者（西方）的理解不同甚至迥异。这些可能不是包袱，而是灿烂的机遇。笔者坚信，不久的将来会涌现出多位陈明哲！我们“看到陈明哲了！”

（接受编辑：李海洋

收稿日期：2016年6月15日）

参考文献

[1] 黄光国：《社会科学的理路》（第3版），心理出版社2013年版。

[2] 贾良定、尤树洋、刘德鹏、郑伟、李珏兴：《构建中国管理学理论自信之路——从个体、团队到学术社区的跨层次对话过程理论》，《管理世界》，2015年第1期。

[3] Boxenbaum, E. & Rouleau, L. 2011. New knowledge products as bricolage: Metaphors and scripts in organizational theor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6 (2), 272–296.

[4] Chen, M. J. 2009. Competitive dynamics research: An insider's odyssey.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6 (1), 5–25.

[5] Chen, M. J. 2010. Reflecting on the process: Building competitive dynamics research.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7 (1), 9–24.

[6] Chen, M. J. 1996. Competitor analysis and inter-firm rivalry: Toward a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1 (1), 100–134.

[7] Green, S. E. 2004. A rhetorical theory of diffus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9 (4), 653–669.

[8] Hitt, M. A., Ireland, R. D., & Hoskisson, R. E. 2011. *Strategic management: Competitiveness and globalization* (9th Ed.). Mason: Cengage Southwestern.

[9] Jia L. D., You, S. Y and Du, Y. Z. 2012. Chinese context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search: A three-decade review.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8 (1), 173–209.

[10] Peng, M. W. 2006. *Global strategy*. Cincinnati: South-Western Thomson.

[11] Tsui, A. S. 2009. Autonomy of inquiry: Shaping the future of emerging scientific communitie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5 (1), 1–14.

[12] Whetten, D. A. 1989. What constitutes a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 (4), 490–495.